

海南作家丛书
女青

梨山魂

龙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谨以此书献给全体黎族同胞

黎山魂

龙 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2·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山魂/龙敏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2. 10

(海南作家丛书)

ISBN 7 - 5442 - 2286 - 1

I. 黎...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710 号

LI SHAN HUN

黎 山 魂

作 者	龙 敏
责任编辑	廖思拍
责任校对	唐蔚珠
封面设计	绿袖子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87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250 册
书 号	ISBN 7 - 5442 - 2286 - 1/I · 476
定 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写在前面

继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黎乡月》出版后,现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黎山魂》也问世了,我感动不已。

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年代那么久远的题材?我回答说,凡是我祖先走过的脚印我都要写。这是我作为黎族后代的责任。无论这些脚印是大是小、是美是丑、是善是恶,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走过,留下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在黎族子子孙孙的心灵中代代相传。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引为自豪。

看过初稿的朋友又问我,书中一些人或一些事是真实的吗?是的,我这样回答。如,乐安城是明代万历四十四年间,崖州府派驻黎族地区的屯兵城堡,也是崖州府设在本地区的一个派出机构。它历尽明、清、民国的沧桑,至今仍有遗址存在。又如书中的主人公——那改,则是攻破乐安城的黎族农民首领,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曾经震撼整个崖州地区,在《崖州志》上是有记载的。

我出生在黎村,长在黎村,至今还在黎村,一直生活在我的父老兄弟中间,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是十分熟悉的,我也非常熟悉本地区的习俗风情。建国前后,有不少研究黎族的史学家不辞劳苦地搜集黎族风情资料,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十分感谢他们为我们黎族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因为,我们黎族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但是,这些资料大多数是通过本民族口述,由其他民族的专家记录的,由于语言或其他方面的障碍,在搜集与记录中难免有些出入或误漏;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地更正与补充,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作为一个黎族作家,有责任弥补曾经被遗漏了的本民族习俗风情。基于这个原因,这本书中所有的奇风异俗都是真实的,且它

们在历次搜集和发表的资料中是绝对没有的。我不想让它们在无形消失,决心把濒临失传的本民族风情介绍给读者,给读者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能研究黎族历史的专家提供他们一时了解不透的资料,这就是我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而且,书中所有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谚语等均在本地地区广为流传,为本地区的黎族同胞所熟悉及认可,是他们酒前饭后的消遣话题。我想,这也能为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当然,书中故事的情节是虚构的。如,因受本族统治阶级迫害而家破人亡的汉族孤儿——那高,从汉区流落到黎山,蜕变成当地的黎人,后来成为黎族群体中重要人物之一。我想通过这些虚构,让读者了解到,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族际之间的关系与民族相溶可能性是合理合情的。

在创作与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得到中共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员会、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鼎力扶持。不少领导和朋友给予无私的帮助。他们是:孙悦义、詹益雄、符捷、林山、陈雄、陈关仁、邢亚祥、林家护、孙言、李明勇、黄胜招、龙飞、张伟南、邢福龙、卢犇诸同志,为此,本人终生难忘。

龙 敏

2002年7月

——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发生在清末的黎族部落中……

—

夏夜，闷热，死一般的沉静。

夜幕，漆黑漫漫，像一头巨大无比的猛兽，吞了天空，没了大地。

偶尔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啼叫，十分可怖。

偶尔，又传来“啊啦——”一声长长的夜啼鸟的怪叫声，在这万籁俱寂的夜空里，令人毛骨悚然……

……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静。

突然，一阵清脆的狗吠声，像魔鬼在嚎叫，在这死静的夜空中震荡，久久不息，令人揪心裂肺……

尔后，余音慢慢散去，又恢复原来那可怕的沉静。

呵！这里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个峒^①，是被黑夜笼罩着的峒，是死一般沉静的峒。

峒西头，一间矮小的葵叶盖成的船型屋里，透出一丝微弱的黄光。那是斜插在一根黑乎乎的柱子上的一盏哈朗^②籽灯，在微风中摇晃不定，浓黑的烟雾布满屋中，屋子里显得十分昏暗。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人，在简陋的木架床上坐卧不安，发出一连串呻吟声。

屋中央，坐着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一个个像种在地上的木桩，一声不吭，她们嘴里嚼着大块的槟榔，两唇黑红，不时小心地啐出红色的唾沫。

一个老妇人坐在孕妇身边，喃喃地安慰着……

① 村落

② 一种果实能炸油的小树。

更乌偃息，犁头星斜。

孕妇捂着滚圆的大肚子，在木床上翻来覆去：“哎哟！疼……疼呀……”

老妇人轻轻地抚摸着孕妇的脚踝，低声地说：“忍着点，忍住呵！我们女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忍着、忍着……”

“哎哟！”一声高叫着，孕妇哭出声来：“疼死我了，我不要活了，我要死了，哎哟……”孕妇的呻吟声渐渐高了。

老妇人都围了过去，小声地安慰道：

“媳妇呀！生头一个都会这样哩！莫怕，莫怕！”

“莫哭、莫叫，当心中禁鬼或口邪^①，就糟啦！”

经老人这么一说，孕妇的叫声渐渐低了下来，可嘴里却喃喃地说：“更呀更，疼死我了……”她一个劲地呼叫着男人的名字。

“哎呀！傻孩子，这个时候，男人的名字叫不得，会冲忌的，好媳妇，莫叫，有我在呢！再大的事有我担着呢！”老妇人温和地劝说。

老妇人们头碰头悄悄地议论着……

然后，一人站起来，走到门槛下拾起一个麻线吊着的小圆石，悄悄地推门出去。她蹲在西屋檐下，前后摆动着小圆石（即占卜——作者注），嘴里喃喃地念一阵。完毕，站起来走进门去，低声对众妇人说：“中了口邪，快！准备热米汤和鸡蛋。”

于是，老妇人们悄悄地动起来……

一会儿，一个老妇人提着盛米汤的土钵，拿了鸡蛋，来到孕妇面前，念道：“东口邪、西口邪、南口邪、北口邪，行行好，我家媳妇若冲了忌，请饶了她，这钵热米汤和一个鸡蛋，供奉上去，将就用吧！饶了她，让她安生、顺生，行行好……”说着，推门出去。

老妇人走到屋外倒出米汤，掷了鸡蛋，嘴里喃喃念毕，便闪进

① 黎族传说中最厉害的恶鬼。

门去。

屋前的木瓜树下，蹲着一个身材高大光着上身的男人。他就是孕妇的丈夫——那更。他焦急地听着妻子那痛苦的呻吟声，心里十分难过，很想闯进去安慰正在痛苦中的爱妻。不！他不能，习俗不允许他这么做。他毫无办法，仰望着繁星闪烁的天空，心里苦苦地祈求道：“祖公祖婆哟！发善心吧！我们没有玷污过你们，也没有做亏心事。饶了我们吧！让她安生、顺生……”

孕妇的呻吟声依旧，毫不减弱……

老妇人们一片慌乱……

突然，“哇”的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恰巧，“喔”的一声，嘹亮的雄鸡啼声同时高鸣起来……

瞬间，全峒各个角落的大小公鸡一哄而起，啼声震天。一会儿，附近几个峒的鸡也闻声打鸣，连山上的野公鸡也附和鸣起来，四面八方嘹亮的鸡群鸣声冲天而起，热闹非凡……

此时，小屋也活跃了起来：“呵！命大运好，是一捆柴，祖公有灵了！”老妇人们一阵欢喜，小声笑着。

“呵！是男孩！”那更高兴极了，差点喊出声来，刚才那满脑子的忧愁一扫而光，仿佛卸下一副重担。哎！他真想闯进去，抱抱头一个出生的儿子。但是，不行！得赶快躲开，若碰上出门的老妇人，会冲忌的。那就太不幸了，往后，渔、猎都会倒运的。他得马上离去。于是，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峒中央那棵大酸豆树下的大谷仓走去，那里，有全峒德高望重的大首领，他的父亲——那根。

此时，小屋里的老妇人啧啧称赞：

“哟！古人讲，鸡叫头遍生男孩，不成大首即大盗哩！”

“对啦！我的孙儿肯定很出色，长大了就像他阿公一样，扛猎首哩！”

“嘻嘻，多俊的男儿，人首也扛得哩！”

“哎！他二婶，别光顾着高兴，酒瓮放在哪里呢？”

“自古以来都置在东墙角嘛！”

“腌酸鱼坛呢？”

“在西墙角嘛！你还不知道？”

接着，碗钵的碰击声与老妇人们低声的劝酒调交集一片，给昏暗的屋子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那更来到谷仓前，刚想叫醒父亲，突然，一阵激烈的狗吠声传来，他警觉地竖起耳朵听着——咦！这狗吠声与平常不一样哩！

紧接着，峒口处火光闪耀，还传来一阵撬拆峒篱笆门的声音。于是，全峒大大小小的狗一齐吠起来，那激烈而混乱的狗吠声，仿佛要把整个峒子吠烂似的。

霎时，全峒骚动起来。

那更急促地叫门：“阿爸、阿爸，贼、贼……贼劫峒了！”

“啊！贼？”一个老者惊慌地走出门来，果然听到远处一片骚乱，便严肃地对儿子说：“更，赶快打鼓叫醒大家，快！”

“我？我能？”那更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特权，当然不敢贸然接受打鼓的命令。

那根硬是把鼓槌塞给他说：“叫你打你就打，都什么时候了，还顾虑什么？快！”说着，转身取出长刀、大弓、利箭，消失在黑幕之中。

那更接过鼓槌，不再犹豫，跑到鹿皮大鼓前，用平生最大的力气擂打起来，一边高喊：“大家快起来呀！贼进峒啰！贼劫峒啰！快起来呀，男人们拿起刀弓拒贼，女人在家看好老小，快起来呀！”他越打越有劲，喊声越来越高，惊动了全峒的男女老幼。

顿时，全峒乱成一锅粥，狗吠、人叫、猪嚎、鸡啼、牛闹。大小火把在峒边的牛栏间流来流去，照得峒边一片通明，穿着奇怪的人穿梭其间。整个峒子陷入天翻地覆的恐怖中……

不一会儿，附近几个大小峒子也先后响起急促的鼓声，与这里

的鼓声遥相呼应。那紧张的势头，仿佛人们已陷入迷茫的死谷之中。

那根执着大弓，赶到峒边野竹丛下那大小不一的牛栏时，牛儿已被劫放一空，大小牛儿横冲直撞，惊慌乱跳。

他借着明亮的火光仔细一看，那群贼披头散发，身上披挂着各种各样的树叶或树皮，脸涂得漆黑，在明亮的火光中显露出白晃晃的眼珠，他们嘴里“呕呕”直叫，手中执着刀弓，活像一群张牙舞爪的恶魔，显得十分狰狞可怕。

“啊！黑面贼？”那根暗暗叫苦，“听说几年前就被崖州府捕绝了，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不管他，先射倒一个再说。”他忿忿地搭上利箭，却被冲过来的大水牛撞在地上，昏了过去……

那更挨家挨户叫醒人们，男人们执弓持刀，惊慌失措地向自家的牛栏或谷仓跑去。

那更惦记着刚刚安生的妻儿，连忙折回自家去。

屋里黑洞洞的，刚才那开心的笑声早已消失。他走近门板，摸到门缝中插着一枝带叶的树枝，就大大宽心了。他十分佩服老人们迅速而聪明的举动。按照这一带的习俗，门上挂着鲜树枝，表示忌讳。即使是最凶狠的强盗也不敢贸然破门而入，害怕冲忌。

他取出长刀和弓箭，一口气跑到牛栏去，只见十几头牛在乱窜，被一群黑面贼赶出峒外去。

他紧紧地尾随着，出了峒口向外面追去。不久就追上了，但是，牛儿还是被黑面贼紧紧地催赶而去。他知道要拦回来是很困难的了，便急中生智，吹出一种独特的口哨声。顿时，牛儿像石头般一动不动站立着，任凭贼们拼命抽打，牛群只是摆动着两只耳朵和长尾巴，发出“啪啪啪”的响声。

“嗷”的一声怪叫，几个黑面贼举着长刀，张牙舞爪地转向那更扑过来。

那更镇定地从箭筒里抽出利箭来。这箭头是用蛤蟆汁与几种

毒药涂上去的，被射中的猎物皆无生还的余地。他咬着牙，搭上毒箭，两腿稳住，对准迎面扑来的最凶的一个黑面贼，用力拉开大弓，绷得满弦，屏住呼吸，放……

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支比他更快的利箭从左侧横射过来，剪断了他的弓弦，“嘣”的一声，他的箭落在自己的脚尖前。他马上扔掉断弓，抽出利刀迎扑上去。不料，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石块飞来，击中他的脑袋，顿时，他眼前一片漆黑，昏倒在地上……

清晨，太阳躲进了乌黑的云团，仿佛不忍目睹昨晚遭难的峒子。

这个峒子叫巴由峒，坐落在南盖江北岸，峒子很大，约有百十户人家。一圈巨大而茂密青翠的野竹丛把峒子团团围住，密密麻麻而尖锐的刺儿布满其间，竹丛之间紧挨得连一只母鸡也难以钻进去。这是一道十分牢固的绿色屏障，这些竹丛长出来的竹笋，本峒所有人都不得挖来吃，若违了这个族规，会被赶出峒外，永世不得回来。

在峒南边的一个角落，开出一个入口处，在这个关口上，分别设置人畜两个通道。人道，用许多硬格木条制成半圆型的木梯跨在过道上，半圆梯上安一个可以关闭的小栅栏，人可以在梯上进出峒子；畜道，用许多粗硬的格木制成大栅栏，安在人行道一旁，这条道可一次进出几头牛。每到夜晚，两个栅栏一关，并派人看守，人畜财物便较为安全。但是，这样坚固的屏障也挡不住强盗的魔手，昨晚发生的劫峒一案，贼就是以这个关口为突破口的。

入得峒来，一棵棵高大的椰子树和亭亭玉立的槟榔树直指蓝天，说明这个峒存在已久。在芒果、荔枝、龙眼、木瓜、菠萝蜜树的笼罩下，一间间矮小的船型葵叶屋无规则地散布。各家各户的土制谷仓紧贴屋边，形成一屋一仓的格局。各家的牛栏，都挨着峒内

的野竹丛而建,形成畜围人居的布局。

峒中央的一棵大酸豆树下,生着一小堆火,烟火袅袅。一群光着上身,下身穿着露出两个黑屁股的褊,脸色憔悴、头发凌乱的男人在垂头丧气地叹气,有的还泪痕满面。他们默无言地围着一个额前挽着大发结的老人。他就是昨晚被牛撞昏的大奥雅那根。他大头大手大脚大眼睛,也光着上身,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的,显然,这是牛蹄踏伤的痕迹。他的下身穿着黑色粗布短裤,脚着木屐,这表明他是这个峒里说一不二的大奥雅(即首领——作者注)。

那根脸色严峻,忿忿地打量每一个人,然后拈火,拿过粗大的野竹水烟筒点火抽烟。

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烟筒,愤怒地说:“你们,哼!都搂着老婆睡觉,黑面贼都快砍到屁股了还不醒。呸!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你们还是个男人么?如果没有那更守夜,你们的老婆早让贼给抱走了。不像话!”他气呼呼地指着鹿皮大鼓说,“自古以来,在这种危急时刻,不死的男人一听到贼鼓声,无论如何都要像风一样起来集合,共同拒贼。你们却各自去自己的牛栏。抱不成一团,怎么战敌?不是我有意奚落你们,要是让祖先们知道你们这么脓虫(即不中用——作者注),他们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

大家羞得低下头来,不敢正视大首领。

那根觉得光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就从屋子里抽出一缕麻线来,分为几十小份分发给每个峒民,要他们扯断。

大家按他的要求一一扯断,然后一个个呆呆地看着他,不明白其意。

他又抽出一缕,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搓,拧成一条结实的绳子,然后交给两个壮实的峒民,要他俩两头用力拉。

两个壮实的峒民一人一头,用尽力气对拉,不断。再交给另两个人对拉,还是不断,麻绳完好。

这时,那根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说,你

们会自己明白的。”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点头，表示都明白了抱成一团的重要性。

等大家明了他的意思后，那根便关切地说：“说吧！谁家丢了什么？”

人们骚动起来：

“我家丢了三头公牛。”

“我的一大一小。”

“我家两公两母。”

“我丢了三母两崽，是黄牛。”一时，大家纷纷诉说，而丢失的猪鸡猫狗更是不计其数。

那根掐着指头算：“大小十五头牛，其他的还不算在内呢！唉！”他痛心地摇摇头。

“我们找黑面贼拼去！”

“对！沿着牛蹄痕，会找到的！”

“对！走！”一时，群情激昂，人们摩拳擦掌，把刀尖狠狠地戳在地面上……

“算啦！算啦！”那根连忙制止大家说：“往哪里找？到天边去？如果黑面贼会那么傻，他们就不会劫我们的峒了。”他想了一会儿，温和地对大家说，“明天我到各峒去打听，那么多牛他们不会一下子杀完，如果卖掉了或留什么话痕，我们再想办法赎回来。”

“阿更、阿更喂！”一个老妇人远远地向这边高喊。她就是那根的妻子姘千。她兴高采烈地高叫道，“阿更呀！祖公有灵了！鸡叫头一声就给我们家送来一捆柴。根呀！就像你一样，孙子长大后会扛鹿首的。”她那个高兴劲，就像没有遭受劫峒的苦楚一样，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微笑。

“你乱叫什么？这里没有那更。”那根大声回答妻子。

“什么？没有？他浪到哪里去啦？”姘千奇怪地问，“昨晚我守着媳妇安生，生怕贼破门，以为他跟你们在一起呢！”

“不！贼进峒时，是我命他击鼓，后来我被牛撞伤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那他到底去哪里了呢？要不，贼把他与牛一起掳走了？”姘千生气了。

男人们立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这时，从峒关口的人道上走来一个瘦小的男人。这人一身波蛮峒打扮，头上光溜溜地挽着一个鸡蛋般大小的发结，发结上交叉插着一对黑格木头钗。他小耳小眼小鼻小嘴巴，活像一只下山已久的山猴精，但满面横肉。上身穿着一件长没膝盖的灰色粗麻衣，衣尾下方吊着毛茸茸的麻丝，下身也是着褊。腰间绑着黑布，斜插着一把长长带鞘的尖刀，一手紧握着刀柄，也显出几分威风。

进得峒来，此人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当他看到大酸豆树下坐着一群人时，便挺胸昂头，不可一世地来到人们面前。他清了清喉咙，尖叫道：“哎呀哈！你们都蒙在这里哪！”

树下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他。

那根认得他是波蛮峒的峒民，叫帕帝。他的到来，使那根很恐惧。因为，他每到一地，都是传三十六峒大奥雅帕刀的旨意，且大多数是祸事，所以，那根的心“怦怦”直跳，便陪着小心问道：“帕帝呀！是奥雅刀有话吗？”

帕帝脸一沉，傲慢地举起右手那支黄澄澄的黄铜头钗在那根面前晃了晃，又在众人面前晃了晃，严肃地对大家说：“这支黄铜头钗大家都知道的，它是不会轻易来你们的宝峒的，是奥雅帕刀有指令，让它来传话的。”

“传什么话？”那根问。

“传什么话！哼！话可大了。”帕帝得意地瞥了那根一眼，说，“奥雅刀说得不假，嘿！古人说，猫斑外人斑内。一点不假呀！”

“什么斑外斑内，有话就直说嘛！”那根不解地说。

“你们干的好事，还想装猪？哈哈！猪也知道有吞糠的时候呢！”帕帝冷笑地说，“走吧！跟我去认领你们的人吧。要不，嘿，嘿，我们押到崖州府去，让汉官剥了他的皮，你们还得赔上几头牛。而我们呢，就便便当领赏银去，知道吗？”

“我们的人？！”那根不相信帕帝的话，忙问道，“是谁？”

“是谁？哈！你去就知道了。喂！奥雅刀发大火了。”帕帝翘起他那薄薄的嘴唇，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那根懂得帕帝的话意，非去不可。因为，他手中那支不可抗拒的黄铜头钗，是崖州府授予统管南盖江上下三十六峒最高权力的象征。它的意志，谁都不能违背，否则，那滋味可不好受呀！

于是，那根对大家仔细交待一番，便与帕帝一道去了。

波蛮峒在南盖江南岸，离巴由峒约二担脚力^①远，是三十六峒中最大的峒。像这一带所有的黎峒一样，波蛮峒四周是一圈密密的野竹丛把峒子团团围住，那入口的两个栅栏却是松松垮垮的，仿佛是象征性地安在人畜两道上。因为，这里是被授予黄铜头钗的大奥雅的居住地，谁敢来动该峒的一丝一毫？

野竹丛下，到处是猪、牛、狗、鸡等禽畜的骨头新旧相叠，臭气难闻，显得阴森可怕。这表明，该峒经常杀吃禽畜，他们的肉食颇丰呢！无规则建造的葵叶船型屋与谷仓之间，到处是牛粪和猪屎，苍蝇、蚊子遍地皆是，发出“嗡嗡”的声音，令人作呕。那高大的椰子树、木棉树、菠萝蜜树的树干上，布满累累刀痕和箭疤，这表明该峒的人经常舞刀射箭。

峒中央，一棵巨大的大叶榕树，枝丫十分发达，四处伸张，大有要伸张无止境之势。约莫一人高的大树枝下，吊着一个硕大无朋

^① 黎族里程记，一担脚力约三公里左右。

的鹿皮鼓，鼓皮表面光滑，皮面的中心点被擂得皮色发白，说明这个鹿皮鼓被擂击的次数不少。树下是一个又宽又大的葵叶屋，前墙上排挂着许多大水牛角，这表明屋主人不是个寻常人。

是的，这是方圆百里大名鼎鼎的大奥雅帕刀的家。这个至高无上的殊荣，是从他的曾祖父辈承袭下来的。到了帕刀这一代，已经是掌握黄铜头钗统管南盖江上下三十六峒的大首领了。

方圆三十六峒中均有帕刀家的田产。每天早晨，他家的牛群要出栏放牧，都提前击鼓告示，提醒各家各户管好孩子，以免牛出栏时抵角或冲撞造成伤亡。他家鸡鹅成群，恶狗成堆。他的家里经常接待州官汛兵、汉商贼头。他那九个妻妾中，只有最后的老老婆为他生下两个拖着浓绿色鼻涕的儿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

此时，帕刀的家门前集聚着全峒的男人和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他们一个个光着上身，黑不溜秋，头上挽着大小不一的发结和各种各样质地的头钗，有竹钗、木钗、骨钗、白铜钗。黄铜钗只有帕刀有权佩带。除了穿里短裤的帕刀外，其他的人一律着露屁股的褌。

他们正在进行射箭比赛，靶子是一只红蚂蚁。这只蚂蚁被一条长长的头发丝拴住细腰，吊挂在一根垂下来的小榕枝上。小榕枝紧贴着主树干，树干上新旧箭痕累累，流出乳白色的树汁。每当有人射不中时，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粗鲁的嘲骂声，有的甚至做着下流的手势。看来，这里是该峒经常举行箭法比赛的地方。

帕刀五十多岁，大头大耳大手大脚，全身黑得像一只山熊。此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坐在一旁磨刀，对身边发出的声音毫不在意。他磨着磨着，不时拔出小腿上的一束毛，对着正在磨的刀刃，轻轻一吹，那束毛儿便齐刷刷地断下来。他满意地笑了。

大家十分希望能把他的注意力转移过来，一再用话刺激他：

“奥雅刀，你的刀快磨秃一半了。”

“磨刀石都快磨薄了。”

他毫不理会，依然磨他的刀。

“奥雅刀，你做的靶子没人射中，大家都看你的了。”

果然，这一句话把他激怒了。他霍地站起来，显得又高又大，额前的发结足有两个拳头般大，发结上插着的黄铜头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小心地将磨好的长刀插入刀鞘，瞪着又圆又亮的眼睛，冷笑着对大家说：“呸！你们只会射中老婆的那×！”

这句话激起人们一阵冲天的狂笑。

在狂笑声中，他从旁人处接过弓箭，先试了试弓弦，然后看准靶子搭上箭，双脚稳住，轻轻地拉开大弓，“嗖”的一声，箭飞出弦……

“中了！”他大叫一声，扔掉大弓，笑呵呵地坐在早已为他准备的板凳上。

人们赶紧向靶子走去。可怜的红蚂蚁被利箭拦腰削去了肚子，上半段的头和足还在挣扎呢！

一时间，在场的男人无不发出五体投地的赞叹声。

“哈哈……”帕刀被赞叹声激乐了，发出夏雷般的笑声，那笑声又像一头受伤的山猪在大山中狂吼，使人远远听了有几分胆寒。

“奥雅刀，他来了。”帕帝带着那根来到帕刀的面前，奸笑着把一支黄铜发钗还给帕刀。

帕刀瞟了那根一眼，说：“哦！哦！来了，好哇！拿出凳子来让客人坐呀！”

人们拿来凳子，那根在他对面坐下。

帕刀又看了那根一眼，眼珠一转，说：“奥雅根，你知道我叫你来的意思吗？”

那根困惑地回答说：“听帕帝说我们的人……”

“对对对！是你们的人，你们巴由人……哼！犯了大逆了。”帕刀严肃地说。